



金秋时节，我来到坐落在凤鸣山山下的一所学校采访。在与学校师生们座谈时，一位教师讲了一个外号叫“鸟知音”的农民的故事。

“鸟知音？这个外号有点意思。”我说。

“可不，这里面的故事丰富着呢！”那位教师说，“他大名叫龚成铭，他所在的村子叫凤凰岭。村子周边的山上鸟很多，小时候他打了不少计数的鸟，人们都叫他‘鸟杀手’。后来，他金盆洗手不打鸟了，专门保护鸟。他认识的鸟多，别人找不到的鸟他能找到，就像通鸟语似的，人们又把他的外号改成了‘鸟知音’。”

“‘鸟知音’现在在干啥？”我饶有兴趣地问。

“真应了‘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’那句话，山清水秀的凤凰岭原本鸟就多，在他的带领保护下，现在成了观鸟天堂，每年有很多人涌到村里观鸟、拍鸟，他和村里人为这些观鸟人提供‘一条龙’服务，现在年均收入过万，家家住上小洋楼，开上小轿车。”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！”这句话犹如一道闪电掠过脑海，凭着多年记者生涯养成的新闻敏感，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好题材，立即决定进山采访龚成铭。

联系上龚成铭后，第二天清晨我直奔凤凰岭。

凤鸣山绵延千里，凤凰岭位于凤鸣山的北麓。车子在盘山公路上行驶了两个多小时，来到了一个植被茂盛、山花烂漫的村子。车子刚在村中一栋高大气派的楼房前停下来，一个脸膛宽阔的中年男人已迎上来。不用说，他就是龚成铭。

“世界没有鸟，天空会变小。记者同志，欢迎你像凤凰岭最尊贵的客人——各种鸟儿一样，不远千里来到这里！”龚成铭紧紧握住我的手，一番幽默的话语把我逗得哈哈大笑。他也大笑不止。

这是一个性格豪爽的山中汉子，我和他的心理距离迅速拉近了。

龚成铭把我领到门口的一片树林前，树林里长着一丛从金铃花，开满了金黄色、形似灯笼的花朵。林子里的两样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：一是在一根树藤上串起一个个红灯笼般的柿子，有的柿子上还残留着鸟嘴啄过后的痕迹；二是一棵树上高高地架起一根流着清润细流的水管，水管下的地面上卧着一截颜色乌黑、内有凹槽的木桩，凹槽内蓄满清水。

见我老盯着水管和柿子看，龚成铭笑了笑，说：“这是鸟塘。水供鸟儿洗澡，柿子供鸟吃。”

哦，原来这就是鸟塘！在上山前，我做了些案头工作，知道凤凰岭的村民们主要是通过鸟塘来吸引鸟的。

“这么说，你主要是在家门口工作了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不！”龚成铭又是一笑，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“我有两个鸟塘，家门口的一号鸟塘只能吸引一些较为普通的鸟儿，要看珍稀、名贵的鸟儿，特别是要看‘镇山鸟’，还是得到我设在深山里的二号鸟塘去。记者同志，凤鸣山是一座大宝藏，这儿除了种类丰富的鸟，还有雪山、温泉，我晚上带你去泡温泉，明天再带你去看二号鸟塘。”

午餐时，我在龚成铭家的餐厅里，看见整整一面墙挂满了他拍摄的各种鸟儿的照片。那些五彩斑斓、神态各异的鸟儿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！“这是短嘴山椒鸟。”“这是金喉拟啄木鸟。”“这是细嘴黄鹌。”……龚成铭指着照片一一对我介绍。“你咋知道这么多鸟？”我有些好奇地问。“要保护好鸟，就得懂鸟。这都是我下功夫死记硬背的。我现在知

道几千种鸟！”龚成铭自豪地说。

“是不是凤凰岭最漂亮的鸟儿都在这里了？”我问，“差不多。但这些照片中，还缺着‘镇山鸟’！”龚成铭说。“镇山鸟是不是指山上最名贵的鸟？叫啥名？”“到时候你就知道啦！”谈话每到紧要之处，龚成铭总要埋下伏笔，显示着他特有的狡黠。

龚成铭真是个大忙人，各色人等、各种电话不停地向他“袭”来，使我下午想跟他聊聊的想法落了空。晚餐后，他依约带我上了温泉。

在原始森林中大概穿行了一个小时，我们来到一处温泉。泉水清澈见底，水的上方云气氤氲，四面山影，夜空中繁星闪烁，雪山在远处闪着银光。浸泡在温暖的泉水中，在热切的虫鸣和山风的微拂中，龚成铭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我从8岁开始用弹弓打鸟。”龚成铭说，“凤凰岭野花野果多，非常适合鸟类生存，因而这里聚集了数不清的鸟儿，有时一弹弓能打下三只鸟，那时生活条件差，打鸟主要是为了吃肉。由于打的鸟太多，只要我经过的地方，鸟儿们都不敢出声，村里人都叫我‘鸟杀手’。可惜我那时对这个称号还很受用。”龚成铭低下头，从胸腔里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。

转折出现在一次“奇遇”后，那天傍晚，已长成青年的龚成铭在村口遇到了一位学者模样的老人。当时他刚打鸟归来，几十只鸟被他用老树藤串在一起，像个大火环一样挂在脖子上，带着一种炫耀的意味，正得意洋洋地在村里走。老人看到“鸟花环”后，眉头隆成一座小山，脸上显出痛楚的表情。他叫住龚成铭，仔细打量了一下那些鸟，说：“小伙子，你干点啥不好，非要打鸟？！你知道你今天打的鸟有多珍贵吗？”

“真的吗？”老人显出惊喜的表情，“那你明天能不能带我去看鸟？”龚成铭还在犹豫，老人又补了一句，“我给你钱！”

龚成铭心动了。翌日，龚成铭带着老人穿山越林看了很多鸟，老人激动得忘乎所以。临走时，老人给了龚成铭50元钱，这可是龚成铭以前从未见过的一笔“巨款”！老人对他说：“答应我，今后别打鸟了，好吧？我会介绍更多的人来这儿由你带着看鸟，他们都会给你报酬！”

还真是的，此后陆陆续续有外地人，甚至是外国人来到凤凰岭，指名道姓要龚成铭带他们看鸟。带人看鸟也能赚钱，这消息像一阵风似的传遍凤凰岭，于是“鸟导”这个新兴职业应运而生。凤凰岭人从此变“打鸟”为“护鸟”，而龚成铭变得最彻底，再说打鸟，即使谁说鸟一句坏话都会惹他生气。

随着外来观鸟、拍鸟的人日益增多，上级在凤凰岭成立了爱鸟协会，引导和支持村民发展观鸟产业，形成了“背包、鸟导、食宿、卖土特产、物流”等一系列的服务项目，村民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
第二天，我和龚成铭在莽莽苍苍的大森林里走了一个多小时，来到一片开阔的树林里。这里的树很独特，树都是参天大树，极高极直，直插云霄，树皮却光滑细腻呈粉红色。

“我们把凤凰岭的‘镇山鸟’叫作火凤凰。火凤凰通常把巢筑在这种大树的树梢，平时极难见到。”龚成铭指着前方一棵大树说，“前段时间我们在那棵树上发现一雄一雌两只火凤凰。火凤凰能用草和其他植物编织出状似葫芦的独特鸟巢，现在雌鸟在巢中孵蛋，而负责

外出觅食的雄鸟为了安全，会衔来泥巴封住鸟巢的出口，仅留一孔供雌鸟的嘴伸出来吃雄鸟为它提供的食物。”

二号鸟塘就在这片树林里，但龚成铭并未朝鸟塘走去，而是嘴里“咦”了一声，脚步飞快地朝他刚才手指的那棵大树奔去。

“天哪！”在大树下，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，双腿跪下，捧起一只全身僵硬、双目紧闭的红色鸟儿。他脸上的肌肉在颤抖着，突然，他闪电般站起，头发根根直立，双手仍紧捧着那只早已死去的鸟儿，身体前倾、伸长脖颈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声怒吼。

此刻，龚成铭仿佛变成了一头正在狂啸的狮子。我从未见过一个人悲伤或发怒会变成这样，而一时变得手足无措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龚成铭终于平静下来。他瘫坐在地上，脑袋无力地倚在树干上，任泪水长流。

“一只鸟的死亡，竟让你……”我字斟句酌地说。

“刚才让你见笑了。”龚成铭有些难为情地说，“我其实是在赎罪。我以前懵懂无知，打了太多的鸟。后来不打了，但一天读到‘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子在巢中望母归’这两句诗时，我一下就像被雷击一样，猛地意识到自己以前造了多少孽呀！再说，以前打鸟穷困潦倒，现在护鸟生活富足，我能不能把鸟儿看成心头肉吗？因而只要看到受伤或死亡的鸟儿，我的情绪就会失控。”他像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，拿出手机开始拨号码，“这只死去的火凤凰可不是一般的鸟，我得赶快把情况向上级报告。”

应急管理专家们迅速赶到现场，经过一番鉴定，判定这只雄火凤凰属自然死亡。接下来的当务之急，是如何让那只只在巢中眼巴巴地等着喂食的雌火凤凰不饿肚子？但面对那悬挂于大树绝高之处的鸟巢，专家们一时也想不出良策。一番磋商之后，决定先观察三天，若三天之后，鸟巢里仍无动静，就派人上树摘开鸟巢，让雌火凤凰飞出来。

我和龚成铭在树林里守候了两天，鸟巢里始终寂然无声，我们的心揪得很紧。

第三天下午，龚成铭开始在鸟塘前的空地上撒鸟食，不少观鸟人背着“长枪短炮”进入观鸟潮。“喳”，一只小巧玲珑的鸟儿飞来了。紧接着，鸟儿一只接一只飞来，随后更是成群结队地飞来。它们落在地上，色彩缤纷，鸟语喧哗，蹦蹦跳跳，竞相啄食。“绿喉太阳鸟！”“黄颈凤鹑！”“黑头奇鹑！”“白尾蓝地鸫！”……龚成铭如数家珍般指着鸟儿报出一大串名字。

观鸟棚里传来潮水般的快门相机快门的“咔嚓”“咔嚓”声。

忽然，一道红光从前方的大树上掠下来，又流星般飞过来。“火凤凰！”龚成铭几乎是下意识地叫道，“雌火凤凰终于破巢而出了！”

地上的鸟群像受了惊吓似的，又像是去迎接火凤凰，一团云似的腾空而起。火凤凰也许是饿了，落到地上便飞快地啄食起来。众鸟也落下来围成一个大圆圈，但不再吵吵嚷嚷，全都安安静静地看着火凤凰。这是一只分外美丽的鸟，棒槌大小，全身猩红，头戴凤冠、尾有长翎，只是由于长时间待在树洞中孵蛋的缘故，羽毛显得有些凌乱肮脏。它啄了一会儿食，便飞到鸟塘的水管下洗澡。

沐浴之后的火凤凰，羽毛更加鲜艳，显得光彩照人。它飞到空中，鸟群也升到空中伴着它上下翻飞，引吭高歌，顿时天地敞亮，山鸣谷应，仙乐袅袅……

独坐于长湖畔。

花开花落雁去雁来，雨丝风片微风轻寒，文人画家诗人摄影师纷纷来过这里，波光荡漾中，他们解读幽幽过往，明湖澄碧下，他们即兴挥毫泼墨。渴望逃离都市的人也远道来此，被功名利禄拖累的性情，被世俗尘埃蒙灰的心灵，在清澈的山林水泽间被重新照亮。他们忘记人生曲折，暂时抛开功名之累，畅饮，酣歌，书写，长湖水让他们呼吸轻快，心情通畅，人生和自然本来的色泽全部显露出来。

修长的湖面是楚楚动人的少女，含蓄，朦胧。野渡扁舟自横着，碧水泱泱芦苇萧萧，一层淡似一层的天光云影间，两行白鹭悠然起落。镜面般的湖水将绚丽天光尽数映射其中，似锦缎，似翡翠，似梦境，孤傲从容给高原的太阳和千里的风来客。

长湖是云南石林境内闻名遐迩的熔岩湖，地处维则村，翠色攒空的群山柔柔环抱着它。蓝天白云倒映在湖水中，水波的飘带舒缓而沉静，空气洁净得一尘不染，这是长湖区域特有的空气质量。四面环绕着卷不尽展不绝的一幅横轴的山水，清新澄明的空气仿佛专为远眺之目而舒放。湖水由地下水供给，水质清澈得无一丝丝杂质。湖中众多的小岛逃离，千态万状，每一座都布满光阴萦绕的故事。湖畔被云南松为主的森林覆盖着，10多种色彩各异的花正艳丽地开着。平缓的山坡上还有众多幽幽小湖，湖光山色笼罩天地。

这里是阿诗玛的故乡，美丽的阿诗玛每日在此洗脸搥衣，一池湖水心无杂念荡漾着亘古的旋律，独有的风流影影绰绰。微温中的遐想和草木葱茏的气息，已然同迷离梦境融为一体。

这片水域与生俱来携带着秘密的爱和秘密的使命，与众不同的风貌在微波中摇曳生情。湖心，有鱼群绚丽如花，以溶解于时间的自由，就此安居于长湖。微波荡漾的湖面，野鸭的背后是鸳鸯，更远处是白鹭，它们把持着这一领域静水深流的秘密。烟雨的背景是晴岚，山长远春春秋安全在一面镜湖里面。我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这里，尘埃散去时光倒转，长湖，有了长湖，才是精灵们最渴望栖息的地方，也是我心深处最理想的桃源之境。

掩藏于青山翠岚之中的长湖历史上曾被称为“藏湖”，是一名深藏于海拔一千九百多米群山环抱之中的婀娜少女，每日以悠扬的弓弦弹奏水之妙

凤屯红梨

何刚

傍晚，我正在埋头走路，一辆车鸣笛后靠边停住，看着眼熟的车牌，正自疑惑，车里钻出来的却是一位我们牵定凤屯镇的朋友。他示意了一下，说等着，拿点红梨回去吃。

他从后备箱提出两件纸箱装的红梨给我。红梨已经熟透，看着就禁不住想吃。清洗、削皮、甘甜，水分充足，还是熟悉的红梨味道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秋天红梨成熟的时候，农忙一过，村里就有大人相约着到山区村寨里去采梨。我没有去过，但有些事是无法忘记的。我们村在城郊，周边称得上果园的，是一园板栗和一个苹果园。村东头一户人家有六七棵梨树，已经算是相当了得。主家认真守护，轻易得不到。和我家一样，多数人家零零散散一二棵而已。我家也种着一棵红梨。直直的两枝，在一个池塘边上。差不多一直到了90年代，不时有人去偷摘。如果是一群学生，摘的时候会折断树枝，还震落红梨。这时候，爷爷就会站着骂：这些遭报（应）的，要搞么好好呢嘛。所以那时就想，村里去采梨的地方，一定也是一个梨园或者遍山的梨树。梨背回来了，吃够这样的愿望是完全可以满足，也存放在腰间的土陶缸里，也可以制作腌梨。也记住了一个山区的名字：驮马场。

一直到自己工作，也走进凤屯梨园，才知道过去想象中的一山头的梨园是没有的，几株、十几株而已。真正连片规模种植，该是20世纪末期。第一次去摘梨，或者说最开初的连片在干田（村子，现划归楚雄），我们坐微型车去，果然是满山梨树。站在树下伸手可摘，一不小心，每人摘了半口袋，不曾想下山时候累得气喘吁吁。后边再去，不敢贪心，只随手一两个食品袋，装三斤就好。只是去的地方，年年变换，且要找可以以便停车的地方。洪慈庵、秧田冲、大平地、一碗水、罗平关，不觉间，大小村落，似乎一整个凤屯镇，村村寨寨都种了红梨，并且陡然生出一个凤屯红梨的称谓来。

正式走进梨园，是在脱贫攻坚期间。在镇政府，我们获知，全镇红梨产业已直奔万亩，全镇已经不再审批批

长湖牧歌

闻冰轮



曲，绵延于山川深处。四野岑寂，人迹罕至，只有湖水轻柔的微微澜音，这音律被时间浸润于维则村的历史序曲之中。每逢农历六月二十四日，长湖会迎来撒尼人最盛大的火把节之夜，人们聚于湖畔弹琴吹笛高歌踏舞，篝火映湖乐声如潮，宁静的长湖瞬间成为歌谣与鲜花的海洋，摔跤、斗牛、大三弦舞蹈，以目眩神迷的飞扬姿态，完成对盛世太平的旖旎想象，一曲曲自远古时代繁衍至今的民族颂歌尽情流淌。阿诗玛与阿黑哥们往往备有帐篷夜宿湖畔，月上东山水光潋滟之际，他们荡舟湖面弹琴唱歌，尽情挥洒豆蔻年代的诗酒年华。

长湖之胜，在水，在韵，在“白云回望合，青霭人看无”的境界中。作为岩溶湖泊，长湖因地质断裂作用而形成，遵循某种安排，在漫长的时间历程中保留着不偏不倚的本初习性，将随心所欲的涟漪勾勒回天上之水初形成的纪年，她很宽很大，在湖的中央还有四个蓬莱岛，岛上长满野花果，栖息着成群成队的水鸟。湖底布满礁石、岩柱、石笋。旱季水浅之时，可踏着出露的礁石上岛去，铺开一茶席，远眺青山临水发荣。南岸有形态优美的山石延伸入湖形成一座半岛，岛上又有一湖，是为湖上岛，岛上湖，重新融入地气冉冉升起的时光。湖周有十数处小湖散嵌于山林之中，是为湖中有岛，湖外有湖，冷冷水线永久证明着自我的亘古轨迹。海鸥喜欢栖居于此，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度过春夏之后，鸥鸟深入此地越冬，湖水散漫而澈地接纳，阳光下肆意舒展的每一滴水珠，都拥有前世注定的规则。湖光山色中，海鸥们白衣胜雪，从微波潋滟的湖水中取食，在摄影师的镜头里上下翻飞，舒展热情浪漫的超现实主义气质。很多年了，这些每年作为梦境到来的海鸥，宛若长湖水的许诺一般，来年又回到虚構中的远方。

从南岸到北岸，从东岸到西岸，湖水的澄碧虚缈里，不间断是古今来去去的步履痕迹。相传很久以前，居住在长湖边的撒尼头人为保族人平安健康，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，每每在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属龙日，带领村中所有男性族人，准备祭品在长湖出水口供奉掌管风雨的龙王，进行隆重的祈福。祭龙活动代代相传延续至今，已成为每年极隆重的传统节日。人们在湖水中放生并留下自己的名字，毕摩在祈福时喃喃念叨这个名字并为你及家人祈福。放生一

凤屯红梨

何刚

树种植，全部按树将被红梨树置换。我们走进巴秀英家梨园，刚进生活区，就闻鸡鸣犬吠之声。工人正在割草。深入果园，看那些南边低矮朝北显高的枝条，拉枝的细绳，袋袋，个个果实透着诱人的色彩。主人介绍说，大的梨子有三四两，都经过严格优选。她家是大户，种有红梨300多亩，年入10万元左右。樱桃园、红梨、农家乐，她家的高原农业产业做得风生水起，在村庄里很是令人羡慕和称赞。

走过的这些梨园，几亩、十几亩上百亩，各家各户在自留山栽种，自行管护，有株行距规范，修枝除草整洁的，站满一座山头，铺满一条山箐，包围村庄，气势无边蔓延。

我怀念我家的红梨树。我家门外的红梨后来被围进院落，每年冬天，爷爷要修剪枝杈，要围着树根开沟，填埋猪粪鸡粪和杂草。梨树枝叶繁茂，挂果多，汁多味甜。有一年教师节，县里深入青龙中学慰问，一位摄影记者请县里的同志询问一棵龙马池村的梨树，说看中一枝红梨，想近距离拍一幅作为电脑桌面图。竟然就是我的家。

我认真审视过这棵红梨树。高六七十米，一两米处分枝为粗大的两枝，陪衬它的是低矮的平房，隔着公路八九米，挂着重实的时候，翠绿和酡红都透出诱人气息。爷爷辞世后，因无人管护，它枝叶稀疏。前几年建房，梨树被挖去。也差不多同时，因家里后山菜地闲置，我买来山楂、红梨、樱桃、板栗树果苗，30多棵，现在一个生机盎然的小果园初成气候。种的时候，我是几次完成的，每次只种一种树，三棵五棵。

春天满园梨花，我们就一次次地走进梨花林。第一次是借了梨花诗会的名目。梨花深处已经架好音箱话筒，穿着绿素衣长裙，衬托梨花飘飘，总是相宜的。吟诵梨花的洁白诗句，我们想象秋天。这两年，我们再去，万亩梨花已经成了春天别致的风景，周末的时候，孩子穿梭在游人中间，摄影，踏青，赏花，都是人间的岁月静好。

前几年，我因为年年要到黑井去买农户自制的梨醋，有个同事就说，自己

条鱼，吃一口毕摩祈福的福肉，佩戴一个福铃，成为祭龙节的传统风尚，并接纳很多城市人参与。两岸青山绿树的身姿倒映于水波之间，芦苇在蒹葭苍苍时节眺望着茫茫白露，周围林木茂盛，村寨依依，满目苍翠。生活在长湖区域的人们，洋溢着由衷的安详与满心的喜悦。长湖水抚过湖畔，掠过树林，触手可及处都是湖光的银亮，村庄的秀美。

南迁的雁群正穿越自由辽阔的上空，它们的队阵形成一个美妙的钝角，两侧边线拥有对称的微微内陷的弧度，整个队伍本身就像巨鸟正在滑翔的展翼。它们是从容不迫的，又是满心喜悦的，它们要去会见云端上的阿诗玛。每只鸟都以一种优雅到缓慢的节奏打开又收拢翅膀，有如芭蕾舞者海浪般起伏的肩臂，这样的景观让长湖水在古意盎然的诗经中娓娓流转。没有鸽哨那喧嚣的鸣响，雁群飞过时无声息，却留下记忆里最深刻的轰鸣。

湖中无日历，寒尽不知年，素净高冷的长湖水就在眼前，波光粼粼的湖水自天边伸来又没向天边，像一个素昧平生却不忍错过的知己。树香沁鼻清风不寒，真想枕着润碧湿翠的湖影，像仙人一样睡去。山在虚无之间，水在渺远之外，将一片岑寂围在中间。中国水墨画中对朝曦晚霞、水光潋滟往往是无能为力的，云缠烟绕山隐水迢迢的长湖是宋词宋画的韵味。不管那天下是谁的天下，这山水却始终是我心中的山水，它饱含水墨的横点，密集浓郁的竖点，泼墨、破墨、积墨并用，晨初微雨云雾变幻烟树迷茫可被尽情诠释。云气氤氲的蓝调情人般环拥身侧，许许多多的自我感受即便说出来也无人能真懂，不如静静独享。

轻轻捧起一掬，指尖触到了湖水的体温，凉凉的，竟如此令人着迷。无边魔法不但在于它的形状、姿态以及不可捉摸，还在于不为四季气候所左右的存在感。从高原断陷层逶迤而来的湖水，仿佛从解律金的牧歌里淌出，蓄涵有太多太多故事。

长湖，你饮过多少海誓山盟的泪水，见证过多少壮志未酬的誓言，石林这片疆域远古至今的历程，哪一页没有你的回声？世事纷繁喧嚣，你始终清澈，天下动荡变迁，你始终安然，我多想学你位置身天地外，不羨红尘的这份超脱。一遍遍抚水流，漫长的生命里程我触到过你一息的脉搏，我指隙曾流过你无与伦比的清澈。

凤屯红梨

何刚

树种植，全部按树将被红梨树置换。我们走进巴秀英家梨园，刚进生活区，就闻鸡鸣犬吠之声。工人正在割草。深入果园，看那些南边低矮朝北显高的枝条，拉枝的细绳，袋袋，个个果实透着诱人的色彩。主人介绍说，大的梨子有三四两，都经过严格优选。她家是大户，种有红梨300多亩，年入10万元左右。樱桃园、红梨、农家乐，她家的高原农业产业做得风生水起，在村庄里很是令人羡慕和称赞。

走过的这些梨园，几亩、十几亩上百亩，各家各户在自留山栽种，自行管护，有株行距规范，修枝除草整洁的，站满一座山头，铺满一条山箐，包围村庄，气势无边蔓延。

我怀念我家的红梨树。我家门外的红梨后来被围进院落，每年冬天，爷爷要修剪枝杈，要围着树根开沟，填埋猪粪鸡粪和杂草。梨树枝叶繁茂，挂果多，汁多味甜。有一年教师节，县里深入青龙中学慰问，一位摄影记者请县里的同志询问一棵龙马池村的梨树，说看中一枝红梨，想近距离拍一幅作为电脑桌面图。竟然就是我的家。

我认真审视过这棵红梨树。高六七十米，一两米处分枝为粗大的两枝，陪衬它的是低矮的平房，隔着公路八九米，挂着重实的时候，翠绿和酡红都透出诱人气息。爷爷辞世后，因无人管护，它枝叶稀疏。前几年建房，梨树被挖去。也差不多同时，因家里后山菜地闲置，我买来山楂、红梨、樱桃、板栗树果苗，30多棵，现在一个生机盎然的小果园初成气候。种的时候，我是几次完成的，每次只种一种树，三棵五棵。

春天满园梨花，我们就一次次地走进梨花林。第一次是借了梨花诗会的名目。梨花深处已经架好音箱话筒，穿着绿素衣长裙，衬托梨花飘飘，总是相宜的。吟诵梨花的洁白诗句，我们想象秋天。这两年，我们再去，万亩梨花已经成了春天别致的风景，周末的时候，孩子穿梭在游人中间，摄影，踏青，赏花，都是人间的岁月静好。

前几年，我因为年年要到黑井去买农户自制的梨醋，有个同事就说，自己

云南日报文学奖

第十三届

主办

云南日报文体科教中心

云南省文联 云南省作协

永仁县委宣传部 永仁县文联

投稿邮箱 baaaa789789aaa@163.com